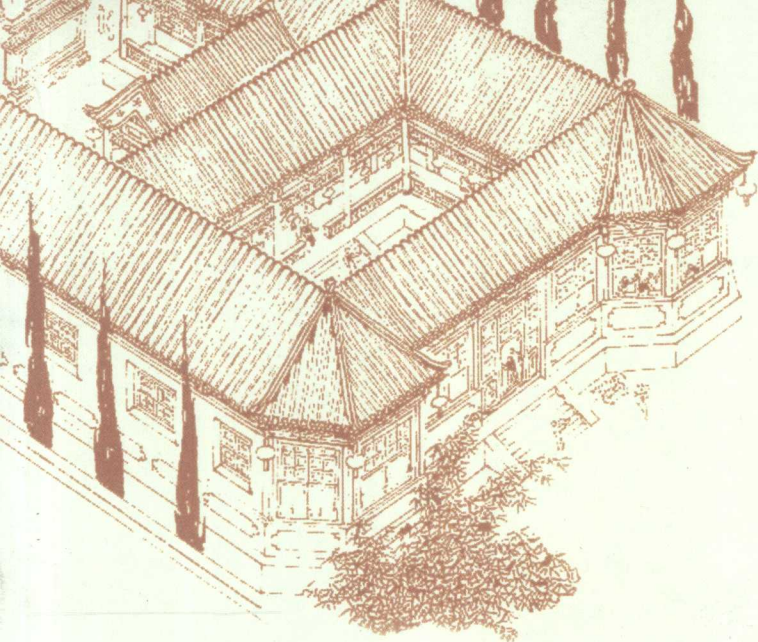




张洋 著

# 北京渔人

张洋小说散文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洋 著

# 北京渔人

张洋小说散文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渔人:张洋小说散文集/张洋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5633 - 9686 - 3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2234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责任编辑:余 红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8.75      字数:181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 电话:0539—2925659 )

# 革命者、大地赤子的文学

——《张洋小说散文集》序

钱理群

读张洋同志的书,我很受感动和启发。称“同志”,在今天显得有些怪异;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同志”是一个很神圣的称呼,是志同道合的意思。我读张洋同志的书,就有这样的志同道合感,并因此以称他为“同志”而自豪。

张洋同志的小说、散文,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那篇《龙盘磨》。小说主人公谢连福被称为“半截革命”,即“前半截革命,后半截务农”,村子里的人都说:“打江山有你,等到坐江山享清福的时候,你溜了,这不是二百五吗?”他自己则说:“咱参军前放马,当的又是骑兵,回来放马正对路,放羊也行。”这都让人想起张洋同志本人,他十七岁就参加革命,算得上是个老革命,但建国初期就主动复员,以后或教书,或业余写作,回归民间。

这样的人生选择,是极具象征性与启发性的。这背后有中国革命和革命者命运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十七岁的“少年学徒”之所以参加革命,就是因为他要反抗压迫和剥削,追求自由和平等,当革命完成后,就自动退出。或许张洋同志当时仅是出于一种感受,但我们今天来反思

历史,却发现了其中的重大意义。张洋参与“打江山”,是为天下穷苦人求解放,而不是为了“坐江山,享清福”。因此,当许多当年的革命者沉湎于享受革命成果时,他却退出了革命,溜了。今天张洋同志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一生,应该感到欣慰:他因此避免了很多问题,没有发生由革命者蜕化为官僚的悲剧,而这在他的同辈革命者中是并不少见的。

更重要的是,当回归民间,他也就完整地保留了革命本色,甚至还有了新的发展。这也是我读张洋同志的小说和散文最有触动的。他的作品里,处处洋溢着理想主义,自由精神,和底层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其实都是“革命”的应有之义。而且在我看来,包括张洋同志津津乐道的“在玩中品味和享受人生”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是革命的目标之一:革命本来就是要让老乡们过上自由、舒心的生活。鲁迅曾说革命是让人活,不是让人死的;我们也可以补充说,革命不是让人吃苦,而是让人,而且是大多数人,普通老百姓享受生活的。

张洋同志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以“人与动物”为题材和主题的篇章,如《百灵世家》、《审鸟》、《北京渔人》、《狐疑》,都让人读得兴趣盎然,不仅增知识,更长精神。它让我们思考:革命不仅要解放人,更要追求人和自然生命的和谐。它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大地之子”:他的生命是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自然生命,以及辛苦耕耘其上的人的生命拥抱在一起的。它也让我们懂得:真正的文学,是根植在土地上的,根植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的,根植在作者与读者心上的。它更让我们读者品味和享受这生之欢乐!

为这一切,我们应该感谢张洋同志:这位永远的革命者,这位大地的赤子。

2010年2月2日

## 序

《北京文学》原主编 赵金九

张洋兄是 1959 年开始发表小说的。在北京作家当中,他应该属于最早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篇小说《泥鳅看瓜》在《北京文艺》(现在《北京文学》的前身)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广播过这篇小说,可见他的起点之高。

但是,奇怪的是直到 1978 年他的另一篇小说《血书与铁链》才在《北京文学》上发表,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篇小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是写丙辰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在这之前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却很少看见张洋兄的作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故且不说,因为这十年绝大多数作家或则受到“四人帮”的政治迫害,或则不满于“四人帮”的文艺思想与政策,都扔下了手里的笔。按一般规律,作家在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之后,紧接着会出现一个创作上的旺盛期。张洋兄不仅没有这个旺盛期,反倒干脆停了笔,专心致志于他的语文和音乐教学去了。

我记不清我们是怎样开始交往的了。我只记得大概是 1973 年前后吧,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于是,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聊时政也聊文学。兴之所至,我们俩还曾经冒着深秋的严霜,夜里

三点钟起来骑自行车去孙河撒网捕鱼,去顺义潮白河拉网捞虾。他是这方面的高手,我们都是满载而归。我们在一起说到文学的时候,对于时下的小说总是毫无兴趣,常常不肯一顾。对于被当做毒草批判过的右派小说,我们都由衷地喜欢。每每说起这些小说时,张洋兄常常是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不容你有插嘴、置喙的机会。他的记忆力也好,不光能说出这些作品的具体情节和细节,还能脱口背出其中精彩的段落和一些人物的语言。我很佩服他对于文学的执著程度和他在文学上所下的工夫之深。

可是,为什么他刚刚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泥鳅看瓜》,正要开始迈步走向文坛的时候,又突然却步了呢?是他对后来文坛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了迷惑,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还是他预感到了我们的文学早晚要遭逢一场灭顶之灾?我至今也不明白。只是回头看看,如果他当时没有停下手里的笔,而是继续写下去的话,不知道在后来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他会有什么样的遭遇?现在想想都不寒而栗。我真不知道是应该为他庆幸呢,还是为他惋惜?

从1959年算起,至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半个世纪里,张洋兄一共写了二十来篇小说,还主要是短篇,二十余万字。这从作品的数量说确实不算多,好在衡量作家的标准不在于作品的数量多少。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他的小说分量是厚重的。我是说他的大部分小说拿在手里都觉得沉甸甸的。张洋兄很看重小说的立意和构思。他把一篇小说的新意和艺术构思的精巧,视为小说的灵魂。因此,他的小说就常常在这方面下工夫。一旦他对生活有了某些新的思考和构想以后,总喜欢先讲给朋友们听。他的不少小说在动笔之前,都讲给我听过。如果有不满意处,他就把它放置起来,继续酝酿。有的一放就是一两年,两三年,甚至更长。他从来不写那些时效性强的东西,也就不急于求成。所以,他的小说在腹中酝酿的时间都比较长。这也从一个方面看出来他对创作的认真负责态度。他的有些小说也确实有独到的新意,比如《狐疑》。狐狸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动物界的小精灵。它的精灵

就在于它的多疑。怀疑一切是它的天性,也是它能够赖以生存的本能。正因为它把我们人类视为天敌,才得以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繁衍生息。一旦它在和我们人类相处的过程中失去了它的本性,把我们人类当成朋友,它就遭遇了灭顶之灾。还有《琴魂》,写的是一位衣食无着又在爱情方面有过精神创伤的盲艺人,在北京街头靠拉奏《二泉映月》卖艺求生。因为他技艺高超,博得了过往行人的赏识。有一天,当他突然知道他优美的琴声在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的同时,也在刺痛着和自己一样有精神创伤的人时,他放弃了卖艺的生涯,回到了老家。在老家,为了宣泄自己内心深处的抑郁和悲伤,他只能在三更半夜的时候,独自来到黄河岸上,面对滔滔东去的黄河水,自己给自己拉奏《二泉映月》。全篇只有三千字,却写得厚重、精道、耐人寻味。读起来就像在聆听一曲沉重、动人的乐章。看得出来,张洋兄是调动了他全部的激情和他在音乐艺术方面的才情来创作这篇小说的。小说自始至终营造了一种浓烈而沉重的艺术氛围,感人至深。

张洋兄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散文化倾向。好像他是有意在把小说和散文这两种不同的文体,往一块捏合。显然,这是 he 为了增加小说写作的随意性和可读性。比如《北京渔人》,这篇小说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写的。写之前他曾不止一次给我讲过要写这篇东西的想法。这篇东西你可以把它当小说来读,也可以把它当长篇散文来读,读起来还很轻松、愉悦。他写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渔人们只要把小渔筏子往沙河里一扔,人往小筏子上一站,立刻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地境界。他们一边撒着网,一边贫嘴斗舌,胡喊乱叫,高兴起来再把二锅头往嘴里灌上几口。于是,一个无忧无虑、袒心露肺、自得自乐的人间仙境,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篇小说张扬的是人的本性,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人和大自然融而为一的风景画面。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张洋兄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可见他的创作思想之一斑和他的勇气。

老舍先生在讲小说的写作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小说就是写

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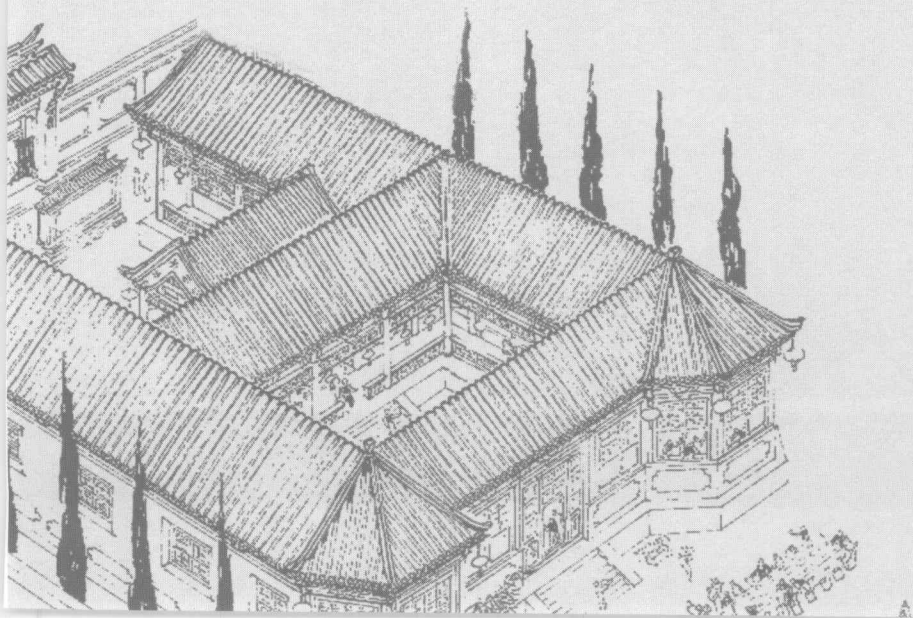
张洋兄的这些小说,主要都是他记忆中的人和事。他不赶时髦,不追潮流。他总是按照自己对小说的认识和理解,不慌不忙、我行我素地慢慢写着。他对小说除了爱好别无所求,没有功利目的。应该说他是属于玩文学的一族。

2009 年 10 月 6 日

## 目 录

|             |     |
|-------------|-----|
| 革命者、大地赤子的文学 | 1   |
| 序/赵金九       | 3   |
| 泥鳅看瓜        | 3   |
| 百灵世家        | 10  |
| 审鸟          | 18  |
| 北京渔人        | 26  |
| 无穷动         | 35  |
| 胡同棋圣        | 44  |
| 舞星族         | 47  |
| 舞后          | 78  |
| 琴祭          | 85  |
| 琴魂          | 89  |
| 映人          | 94  |
| 打鬼          | 102 |
| 龙杠          | 109 |

|          |     |
|----------|-----|
| 狐疑       | 118 |
| 鼠之友      | 127 |
| 旋涡       | 131 |
| 佩戴金钥匙的门神 | 136 |
| 血书与锁链    | 146 |
| 这让我怎么办   | 151 |
| 四合院      | 157 |
| 外甥是狗     | 165 |
|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191 |
| 龙盘磨      | 217 |
| 冰凌花      | 257 |
| 火红潮      | 261 |
| 双眼井      | 265 |
| 天网恢恢     | 268 |





## ▲泥鳅看瓜

河北省乐亭县,是革命先辈李大钊的故乡。从前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这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乐亭县城北靠滦河的东岸,有个张家庄,是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张家庄的抗日组织、民兵、妇救会、儿童团,多在夜晚活动。白天敌人来了就“跑敌情”。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盘踞在河西据点里的鬼子,特务,伪军,经常出来抓老百姓,抢东西。有一天,敌人到河东来“讨伐”,把抗属张老三的一亩西瓜凡是熟的都给吃了。临走还把老人给打了一顿。张老三连伤加气一病不起,天天躺在炕上说胡话:“快摘西瓜,快摘西瓜,大金牙那王八羔子又领人抢西瓜来了。”

张老三起不了炕,他儿子又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去了。村里就委托儿童团替他照看那些剩下的小西瓜。

张老三的瓜地和村子隔着一个半里宽的大水坑,当中还长着芦苇,人们都叫它大苇塘。

儿童团把看瓜的任务交给一个最机灵的孩子——泥鳅。泥鳅是人家的孩子，整天光着屁股在水坑里泡。他的水性最好，会在水里换气，能在水底睁着眼睛一个猛子从坑东岸扎到坑西岸。

泥鳅自从接受了看瓜的任务，每天凫水到坑西岸瓜地里去照看那些西瓜。什么掐瓜蔓呀，剜地蚕啊，什么都干，嘴里还喊着：“沙瓢的大西瓜，谁吃谁甜掉牙！”

由于泥鳅收拾得用心，又赶上雨水勤，瓜蔓爬满了一地，小瓜又顶上来了，像气吹似的往大里长。不到半个月工夫，个个长得比量米的柳条斗子还大。

一天，泥鳅把熟了的西瓜摘下来，装在大口袋里，凫着水把瓜运到张老三家里。

这时，张老三的病已经好多了，见泥鳅送瓜来，从炕上一骨碌坐了起来。泥鳅挑了一个大瓜要张大爷尝尝。张老三接过来，耳朵贴在西瓜上，听了又拍，拍了又听，嘴里不住地称赞：“好瓜啊！好瓜！这瓜给多少钱也不能卖。留着它当种吧！”

泥鳅拿刀在西瓜把儿上“嗖”地一旋，碗大的一块西瓜皮掉下来，露出鹅冠子色的沙瓢，沙瓢里包着油亮的瓜子。张老三和泥鳅用小勺剜着吃，把籽吐在手心里。

泥鳅吃完了瓜，抱着掏空了的西瓜皮朝大水坑跑去了。他在西瓜皮上挖了两个洞，把西瓜皮往头上一套，扭搭起来，活像个大头娃娃。

太阳晒在水塘里，闪闪发着白光。知了在树上一个声地鸣叫，叼鱼郎探头在水面上空盘旋，有时闪电似的从空中扎下来，叼起一条鱼又“嘎嘎”叫着飞走了。

泥鳅来到水坑边上，水坑里有很多洗澡的孩子，“扑通扑通”水溅得老高。泥鳅偷偷往水里一钻，只留下那个套着西瓜皮的脑袋在水面上。

“大西瓜！大西瓜！”一个眼尖的孩子指着他喊起来。“捉水猫猫”的也不捉了，都向泥鳅游来。要抢那个解渴的大西瓜。西瓜在水面上一浮一浮的，孩子们追得快，它也浮得快。

一个机灵的孩子先停住了，喊：“这西瓜有鬼，这是引咱们往深处去，淹死我们好给它当替死鬼。”

大伙都上了岸，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大西瓜。

泥鳅从窟窿眼里看见他们那害怕的样子，不由得想笑。他手一按，脚一踩，半个身子露在水外头。他晃着西瓜头唱起了秧调：“长眼睛毛，大肚皮，二人一见笑嘻嘻……”

二嘎子听出这是泥鳅的声音，喊了一句：“打这个大头鬼！”几十个孩子一齐跳下水，跟泥鳅打开了水仗。烂泥从四面八方向他扔过来，打得西瓜皮“咚咚”响。泥鳅心里在想：“打吧，我头上戴着钢盔哪！”泥鳅转着圈用水迎击，手掌顺水面猛劲一推，手掌心射出一个个扇面，从空中洒落下来，在阳光的反照下，水雾里挂着一道道彩虹。

打了一阵水仗，泥鳅使了个空城计，偷偷把头缩出西瓜皮，一个猛子扎到大苇塘里找水鸟蛋去了。他的那些小伙伴们哪里知道？还朝西瓜皮扔泥呢。

忽然坑西边有人喊：“鬼——子——来——啦——！”

那些孩子们听见喊声，连滚带爬全都上了岸，钻进高粱地里去了。

泥鳅正在苇塘里掏水鸟蛋，离坑沿差不多有百十步远，耳朵眼里又塞着秫秸芯，没有听见喊声。等他出了苇塘一看，人都到哪儿去了呢？水坑里一个人也不见了，只有那个西瓜盔还漂在水面上。他上了西岸，站直了看看自己的影子，影子还矮着呢，心想还不到下半晌，为啥人都走了哪？他抖掉头发里的水，光着屁股在坑沿上来回跑着，一手托着水鸟蛋，一手拍打着屁股，嘴里有节奏地喊着：“跑，跑，跑马戏（读懈），不生疙瘩不生疥！”

一个乡亲从西边往东跑来，向后一指说：“快跑，汉奸队又来了！”

泥鳅用手一攀树杈，上了坑沿上一棵弯弯的树，站在树杈上手打眼罩往西一看，有十几个伪军正从小道往这边走。

那个人问：“过来了没有？”

泥鳅点点头。

那人又说：“快跑吧，泥鳅！”

泥鳅望了望瓜地，咬着嘴唇说：“你跑吧，我得看瓜！”

“看瓜？小爷们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回那些王八羔子来，吃了瓜，还把张老三大打了一顿。”

泥鳅一听这事就来气，说：“我得看瓜，谁吃这瓜，都得给他记上，到时候好跟他算账！替张大爷报仇！”

那人又说：“看瓜不成，小心让人家把你给‘看瓜’！”\*

泥鳅说：“看不了瓜，我没穿裤子。”

那个乡亲见劝不了他，就钻进了高粱地。泥鳅抓住树枝一游，“扑通”一声，又扎到水里去了。并把那西瓜皮套在头上，壮着胆站在没脖深的水里。

一个便衣特务和两个伪军，来到西瓜地，满地去找西瓜吃。找了一阵，找不见大的，把生瓜蛋子踢得满地乱滚。那个便衣特务还气得一个劲地骂，把西瓜秧也给拉了。

糟蹋了一阵，他们站在坑沿上，用高粱叶扇着风休息，口渴得只舔嘴唇。那个高个的伪军忽然指着坑里说：“大西瓜！”小个子马上说：“是我先看见的。”两个伪军正准备脱衣下水，那个便衣特务，呲着满嘴的金牙得意地说：“你们两个谁也别抢，是我先看见的。”说着，穿着肥大的灯笼裤就下了水。

两个伪军气得撅着嘴说：“这坑水深，小心淹死鬼把你拉下去。”

便衣特务说：“老子命大，淹死鬼不敢拉我。”又说，“这是种瓜的老头特意给我留的，要不是上回把他教训了一顿，今天他能这样孝顺我吗？”

泥鳅见特务朝自己走来，可就害了怕，一下从头顶凉到脚跟。水圈一环环从他脖子那里涌过，像是一条条绳索勒住他的喉咙。泥鳅想往下一蹲从水里逃走，可又一想，这家伙就是打张大爷的汉奸，我应该给

---

\* “看瓜”是带有恶作剧性的一种做法，把人塞进裤裆里，名为“看瓜”。